

雪域旧旅丛书

藏人言藏

A Tibetan on Tibet

孔贝康藏闻见录

(英) 孔贝 著

邓小咏 译

王启龙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孔 贝 康 藏 闻 见 录
A Tibetan on Tibet
藏 人 言 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人言藏：孔贝康藏闻见录/（英）孔贝著；邓小咏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9
（雪域旧旅译丛/王启龙主编）

ISBN 7-5409-2590-6

I. 藏… II. ①孔…②邓… III. 藏族—社会生活—中国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8363 号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杨 凌 邹景阳 关 桐
郭 娟
小辫儿
王炳图

出版发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盐道街 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经 销
印 刷
装 订
版 次
印 次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新华书店
北京新魏印刷厂
海东装订厂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7
2
162 千字
1—5000 册
ISBN 7-5409-2590-6/K·194
14.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本书作者英国人孔贝，曾长期在中国康定居，是一个所谓中国通。书中记述了藏人智慧保罗所讲的故事，描述了20世纪初我国藏区民俗、宗教、文化、教育、历史故事等等，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尤其是了解20世纪初西方人眼中藏族的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编：杨凌 邹景阳 关桐

责校：郭娟

版式设计：王炳图

平面设计：过客设计作坊 小辫儿

WWW.GK01.COM

雪域旧译丛书

The Mystery Rivers of Tibet
神秘的滇藏河流

横断山脉江河流域的人文与植被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叩响雪域高原的叩扉

乔治·波格尔西藏见闻及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纪实

Sport and Travel in the Highlands of Tibet
在西藏高原的狩猎与旅游

西藏地质探险日志

Through Deep Defiles to Tibetan Uplands
经深峡幽谷走进康藏

一个自然科学家经伊洛瓦底江到扬子江的游历

A Tibetan on Tibet
藏人言藏

孔贝康藏闻见录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英) 孔 貝 著
王 启 龙 主 编
邓 小 咏 译

总 序

近代以来，“西藏热”一次又一次地升温。近几年来，西藏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炒得红红火火的尤其是出版界，各种与西藏有关的丛书纷纷问世并且广受欢迎。走进书店，你就会发现琳琅满目的关于西藏的图书：《走过西藏》、《风情西藏》、《西藏纪行》、《写真西藏》、《聆听西藏》，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走近西藏丛书”和西藏人民出版社的“风马旗书系”等等。当然，还有许多藏学译著也在不断地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其中有不少国际友人和学者严谨、公允的论著早已为国人熟知，比如美国学者梅·戈尔斯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 1994 年版）和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等等。

不过，在藏学译著的出版中，对于那些“百年老书”的确出版甚少，应该引起重视。

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各路洋人就开始纷纷以各种方式叩响西藏的门扉、闯入西藏的土地，这些人无外乎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游历者和探险家，这些人怀着所谓西方“文明人”的心态来到藏区探险、旅游，将他们的真实感受和亲眼所见的情形记录下来，这些记载无疑是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过去之真实面貌和实际情况的宝贵材料。但由于他们自视“高人一等”，在观察视角和描述过程中难免带有帝国主义者们的偏见。有时这些“文明人”的行为是极不文明的，比如，正是他们首先拿起来复枪向珍稀动物扣动了罪恶的扳机。这大概是他们的那些如今高喊保护动物、保护环境口号的后裔们没有想到的。

第二类是那些科学考察工作者，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来到环境极其艰苦的藏区进行所谓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考察、地理勘探以及其他领域内的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留下了一大批实地考察的记录材料。尽管他们考察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为各自主子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推行搭桥铺路而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发善心而千里迢迢来为西藏人民服务。不过，他们留下的这些材料直到今天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我们“拿来”用用何尝不可？

第三类就是那些野心勃勃而又厚颜无耻的军人和政客们，他们践踏了你的土地，还要强词夺理；他们本是强盗却偏把自己粉饰成君子！读者不妨打开本丛书第一辑中的《青藏高原上狩猎与旅游》一书，看看当年率兵侵略我西藏地方的大

名鼎鼎的荣赫鹏上校为此书原著所写的序言是如何下笔的吧：

战争完全是一种罪恶吗？武力的使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坏事吗？这是亨利·海登爵士的这本书将会引起我们沉思的问题。距本世纪初二百多年以前，一个意大利人进入拉萨，这比英国人早了一百年，比法国人早了五十年。但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整整 50 年间，进入拉萨这座庄严城市的通道完全封闭了。俄国人曾试图进入，法国人也尝试过，英国人、瑞典人和美国人都试过，但均遭到西藏人的顽强抵制。

全世界任何有良知的人们读了这段话绝对不会不为之瞠目、为之愤慨！今天我们把它译出来，当然不是赞同他的观点，而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荣赫鹏之流的侵略者丑恶言行与肮脏嘴脸！对其遗留的思想遗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自从洋人染指西藏以来，在几百年中出自洋人手中的关于西藏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在 20 世纪初叶甚至于在 19 世纪出版的著作，即所谓的“百年老书”翻译出版的为数寥寥，即使有译本的也非常陈旧。而这些书籍有好些是值得介绍的，它们留下了有关西藏的非常精彩而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在西方出版后曾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普通的读者是难以见到这些封存在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的精彩著述的，只有专业人士在某些论著中引用过这些东西而已。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们只是从自身的角度去观察、记录西藏，

尽管他们的动机未必良好，但是从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窥见当时西藏在某些方面的真实面貌，有些描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较为原始的素材。因此，启龙同志利用在清华工作之便，筛选部分精彩的“百年老书”而编成的这套译丛，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四川民族出版社联袂推出，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正如主编前言中所引冯友兰先生语：“我们要想叫中国学术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相信这套译丛的出版，不但会给普通读者提供更多了解西藏的读物，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藏学研究的发展。

王 尧

2000年6月7日

主 编 前 言

我们知道，早在清朝末期，就有贵州学政赵惟熙、刑部侍郎李端棻、清末名流张百熙等人认识到，为了民族的复兴，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交流势在必行，故而应该设立译事机构，大力提倡译书。据冯友兰先生说，清朝译书大约三千余种。我想这与上述各位有识之士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到了民国时期，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冯友兰先生深感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不够，于是又撰文呼吁：“我觉得现在中国所最需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译书。”为什么呢？因为文化的复兴、科学的发达需要交流，关闭的国门需要打开。“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要想叫中国学术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①形象生动地点明了翻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① 冯友兰：《一件清华人当作的事情》，载《清华周刊》第32卷第2期，1929年版，第7～8页。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如今 20 世纪已向人类话别，21 世纪正向我们招手。中国已经是一个颇具国力而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当然，中国的学术在世界学术飞速发展的潮流中也在滚滚向前迈进，各个领域成就斐然。中国已经敞开胸怀接纳国外一切有用的先进的东西，中国已经阔步迈向世界！

但是，我们依然要说，翻译方面现有的进步还不够，现有的努力还不够。由于人们的精力有限，人们懂得的语言也有限，故而译书至今相当必要。这方面在藏学界以及其他边疆研究方面更是如此。笔者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前人及同行们在这方面的累累硕果。

改革开放以来，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藏学界成果辉煌，其中包括藏学论著的翻译。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起由王尧先生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套丛书在学术界已经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目前已经出到第 15 辑，第 16 辑稿子已经基本齐备。此外，中国藏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了一系列的藏学专著，为国内藏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过，这些译著中，大多数是出版年代较近的著述。出版年代较为久远，常年尘封于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无人问津的所谓“百年老书”大多没有翻译出版。只有少部分在 1949 年前曾有译文，比如英国人查尔斯·贝尔的《西藏的人民》（The People of Tibet）早在 1929 年就有刘光炎 的译本（题为《西藏人民的生活》，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但用文言翻译，没有标点，而且错误极多^①，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对于未译的著述，我们必须组织力量翻译出来；对于已译有误的，必要时必须重译。

^① 对此，李际亨氏曾经于 1932 年在《西北研究》第 3 期上撰“评刘译《西藏人民的生活》”一文，予以批评指正。

为什么我们对西方人关于西藏的“百年老书”如此“情有独钟”呢？原因很简单，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西藏，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的历史与现状都极其有用。此外，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中国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这个百花园中，大概最为灿烂夺目的民族文化之一就是藏族文化了。出版界介绍和推出西藏图书的日渐增多，国人对藏族文化的关切之情也绝不亚于洋人。读者渴望了解神秘的雪域高原，这仅仅靠国人现在的著述和现有的译述是不够的，还需要译介更多的洋人关于西藏的著述，其中“百年老书”最为原始，极有价值而富有趣味，但却翻译出版得较少，极难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因为国力衰弱以及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够有条件有机会进入西藏的人士寥寥无几，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普通国人更是难以企及到雪域高原进行考察，因此，国内对于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记述和研究与洋人比较而言就相对薄弱。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人”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一次又一次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名号叩响西藏的门扉……

这些对西藏予以“关注”的西方人中，有的是不远万里而来的传教士，有的是越过崇山峻岭、冒着生命危险而来的探险家、科学考察者，有的是扛着洋枪洋炮闯入西藏这块中国神圣领土的政客或军人。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但动机大致相当。都想在不同程度上使这块雪域圣地“西化”，都想在此经商渔利，然而，令他们惊奇的是，这里固有的宗教文化是根深蒂固、难以动摇的。相反，许多入藏者被西藏文化所深深吸引而流连忘返。

他们中有许多人留下了有关西藏的非常精彩而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并早已在西方出版，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兴趣。中国学人只在自己的某些论著中引用过这些书籍而已，普通的读者难以

见到这些封存在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的精彩著述。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们仅仅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记录西藏，尽管他们的动机有的不太良好，但是从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窥见当时西藏在某些方面的真实面貌，有些描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较为原始的素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拿来”用的，只是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客观的、批判的态度。比如：从探险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鲜为人知的民风民情、奇特壮观的自然风光；从狩猎者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所谓“文明人”当时屠杀野生动物的野蛮行径；从科学考察者的藏区记述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的生动描述，可以读到关于美丽可爱、令人流连忘返的动植物方面的描写；对于政客或军人的著述，我们可以认清帝国主义染指西藏的真实用心和丑恶目的，同时也可以从他们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描述中看到，因为藏族僧俗人士对中央政府的认可使他们在西藏难以达到目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中国皇帝”成了他们染指西藏的绊脚石！从而可以从他们的口中证实一个铁的事实：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给广大读者及藏学界提供更多有关西藏的“百年老书”的翻译作品，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四川民族出版社的支持下，决定陆续精选部分已经出版百年左右甚至更早的有关藏族地区的西方论著，翻译成中文，编辑出版“雪域旧旅译丛”，以为国人了解洋人们是如何踏上中国土地进行“考察”的，并从他们的著作中批判性地了解当时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真实情况，为我们进一步地研究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丰富材料。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无论是对普通读者了解西藏，对学者研究西藏都会有所裨益。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人在描写西藏时是带有他们固有的偏见，或者说是成见的，我们在翻译、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

的过程中对有关问题必须去粗取精，作出一定的技术性处理。我们对这些著述中常见的问题及处理办法如下：

1. 有些作者错误地将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处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了尊重历史，凡是这样的地方，我们根据上下文的不同情况，统统改译为“西藏地区”、“西藏”或“藏族地区”等，并在必要的地方加注说明。

2. 有些作者对西藏各方面的了解是一知半解的，犹如盲人摸象，这样的地方为了尊重原文的真实面貌，我们照译不误，但都要加上必要的“译者注”，以资匡正。

3. 有些作者在描述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往来和关系时，常常将中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相提并论，将中国与西藏相提并论，这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也是在蓄意歪曲历史事实。凡是这样的地方，我们都将“中国政府”改为“（中国）中央政府”，将“西藏政府”改为“西藏地方政府”，将“中国”改为“中国内地”等等。

4. 也有一些地方我们照译不误，目的在于真实地再现当时西方人对我国西藏怀有的不良用心，再现“文明人”的不文明行为。比如，对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土著民众的歧视等。对于这样的地方希望读者批判性地去阅读和理解，切莫望文生义，误入歧途。

我们恳切地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广大读者带去阅读的快乐，为学术界同行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哪怕就那么一点点，我们就感到欣慰和满足了。当然，译丛难免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希望得到各位的指正和批评。我们会逐步改进，虽然不可能成为最好，但通过大家的努力，相信今后一定会做得更好！

清华大学文学院

王启龙

2000年3月22日

本书藏语的拉丁转写说明^①

本书的拉丁转写俊可能地紧扣藏语的实际读音。有时，为了保留某个相似的拼写而违反了一致性原则——比如 Dorje, Panchen, Tsamba；而在另一些词汇里却采用了某种折衷的办法。比如 Pedma 就介于通常的拼写 Padma 和实际读音 Bema 之间。

辅音跟英语里的情况一样，但 G 总是念得很重，就像在 go 里的发音那样。清辅音完全脱落，因为把它们加上去只会给词汇增加某种象形效果，只会给读音增添困难。元音的发音情况如下：

a 的发音就像“far”里的 a 一样：agba。

e 的发音就像“fate”里的 a 一样：Obame, Pedma（有如法语中的 é）。

I 的发音就像“me”中的 e 一样：bi-wang, Milarasba。

^① 本书采用的是坎宁安牧师在《中国炮地传教——打箭炉》一书中使用的拉丁转写规则。

o 的发音就像 “note” 中的 o 一样: Yamdrog, moba。

ö 的发音就像开口度较小的 o: Chöjong, Chöden (与法语 “peu” 中的 eu 差不多)。

u 的发音就像 “bull” 中的 u 一样: burug, druk。

ü 的发音就像开口度较小的 u: düdro, püto (与法语 “sur” 中的 u 差不多)。